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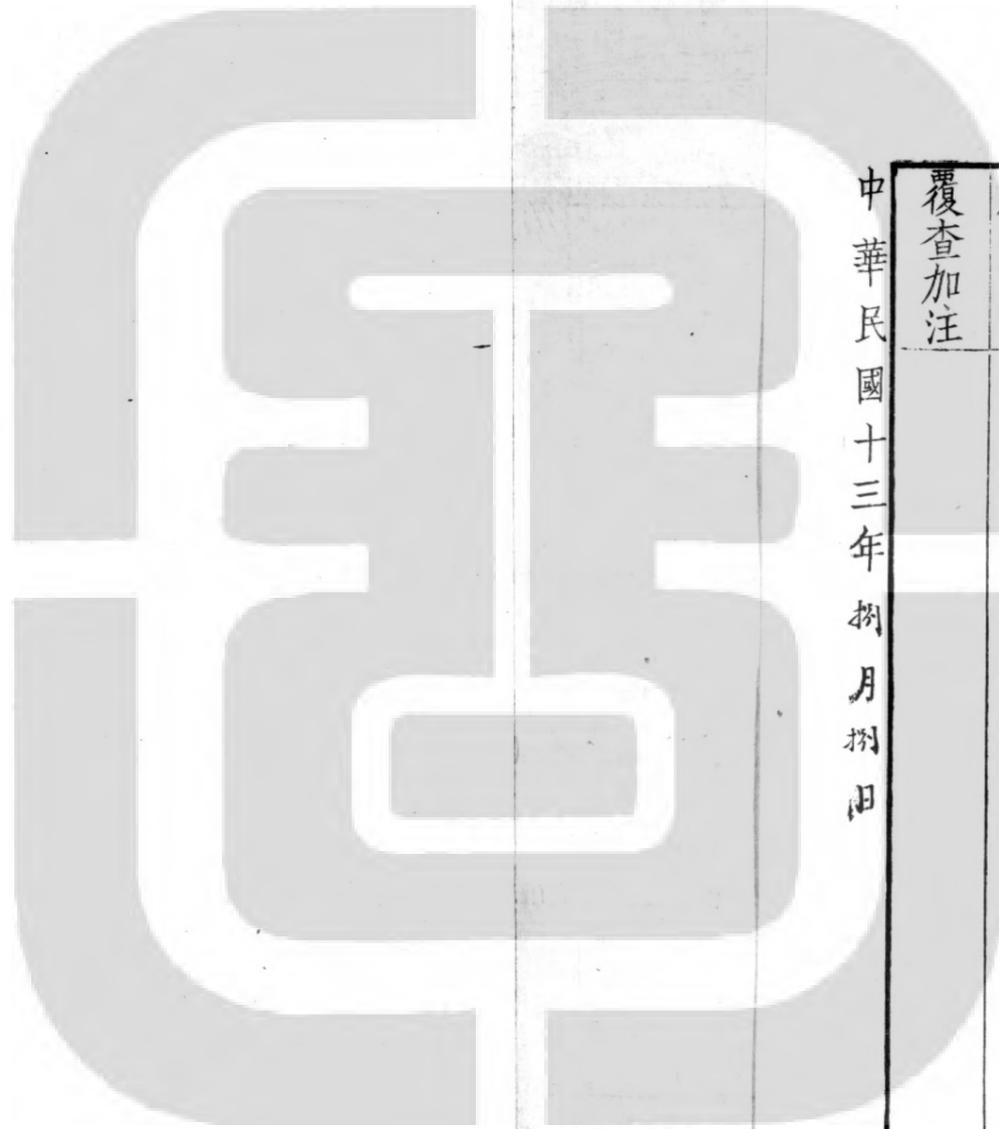


檢查者李文琦
覆查者饒汝僖

（編者）
（校者）

書名	皇朝文鑑	（第 貳拾叁 冊）	共 貳拾叁 冊
刊寫時代	宋刊本		
裝式	蝶裝		
卷數	第壹百肆拾陸至第壹百肆拾捌		
葉數	伍拾李葉		
行格	半葉拾行行拾貳拾字不等		
高廣	高陸寸肆分 廣貳寸捌分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上口記字數魚尾下標文鑑幾（間有第貳魚尾）下標葉數 下口標刊工石氏		
印章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讓樹完等字嗣筆 蛀修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捌月捌日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神道碑銘



晏元獻公神道碑銘

歐陽脩

王武恭公神道碑銘

歐陽脩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安石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安石

曾子固神道碑銘

韓維

晏元獻公神道碑銘

歐陽脩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閒入見

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通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 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勅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 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

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園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

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

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白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郢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

西得公以聞 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

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祕書省正字置之祕閣使得悉讀祕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 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京師從祀太清宫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 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

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 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闕

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 真宗遺詔 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 太后者

垂簾聽之皆母得見議遂定乾祐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 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 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 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 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 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

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
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
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
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才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
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 天子
旣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
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
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
事遂已公旣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
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
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西京留守
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
邑一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
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
四十卷嘗奉勅脩土訓及 真宗實錄又集類古
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
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嫂孝謹未嘗爲
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 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
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
表間起居而已故其薨也 天子尤哀悼之賜予

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公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替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人公旣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相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 天子 天子曰噫予考
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子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 天子曰留汝子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子 聖考今旣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 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

昭厥後

王武恭公神道碑銘

歐陽脩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人後世葬河南密縣而
密分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
魯武康公事 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
受遺詔輔 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
國是生魯武恭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
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
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
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

二十五年十二月

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
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
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
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
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
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 真宗為
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
遷英州團練使 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
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
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

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
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
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 太后固欲與之
公不奉詔乃止及 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
公以爲故事無爲 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
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
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
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
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爲
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
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
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爲右
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
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
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
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
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
公爲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
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
度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

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
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悚聽是歲徙真定
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
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
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
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使覘者得吾
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
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
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
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 天子遣中貴
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
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
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
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
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
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
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
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
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旣而 上以富公
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

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
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
上射辟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
矣恐不能勝弓矢 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
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 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
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
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
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
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
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
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
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
至六七 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
軍節度使又以爲同群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
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
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
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
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
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
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

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隍北
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
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
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
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
掌機密以老還任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
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
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
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
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邢
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
令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
使延渥之女初爲定安郡夫人追封榮國夫人五
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
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內殿崇班早
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
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相相武
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
不煩恩均令齊于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

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 帝曰休
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子
敢侮公來在廷拜母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
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耆 天子之優富貴之
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
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

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
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諸軍事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

千二百戶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
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
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
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
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
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
爲父蔡公從 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
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
祥符也公諱知節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
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特授西頭供

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
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
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
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
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
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
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
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
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
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饑
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
數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
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
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
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
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
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
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
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
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

思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即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旣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敵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 真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閣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

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
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覷邊
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
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
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
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
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
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
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
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
以中渡無橋至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
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
定州又除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
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
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
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令肅然而未嘗輒
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
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
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
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

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
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 真宗多以公言爲是七
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
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
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
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
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特詔內朝別爲一班免
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 真宗不許而數
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
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使觀察
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聞入謁
真宗輒使閣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
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
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
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
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
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
革 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
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 真宗爲
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賜皆加等公

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
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
承制閣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
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宗今爲文思使知恩州公少
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
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
仕以至登用遇事審審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
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眞宗初
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
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
太宗 眞宗之時暨暨謬謬謀行計施以羸擊強
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
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 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
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
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
榮讒說不用是維 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
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耄
天爲不謀德歎於年孰云耆老有賚後世公爲壽
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

安石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使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寶臣輔臣清臣今獨在爲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銷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爲知己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 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 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閉陷柰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紆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至彊敕還會集靈州 帝察公藝可書 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

悟合且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書去杭而
蘇列國東屏漕輸淝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
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
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
往禪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蘇剖將之
符握節關中使摠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謀復
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召還公
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
自懷徂池再副戎車 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為郎
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
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
輟之銓衡乘傳臨并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
駁考國中失甲命選事得權進黜加職侍讀改司
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于中告
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
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為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
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
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
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
公有四子伯為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

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
衛尉今為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曾子固神道碑銘

韓維

公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
家江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
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
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
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其履閱行實則有國史若墓
銘在公生而警敏自幼讀書為文卓然有大過人
者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
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
告院又為英宗實錄院檢討出官通判越州屬歲
饑公與積藏通有無老稚怡怡不出里閭果腹而
嬉擢知齊州齊俗悍強豪宗大姓抵冒僭濫其尤
無良者羣行剽劫火光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
為伍謹幾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輒得市無攫
金室無穴坯貨委于塗犬不夜吠徙知襄州襄有
大獄久不決公一閱知其寃盡釋去一郡稱其神
明又徙洪州歲大疫公儲藥物飲食在所授病者
民以不夭死師出安南道江西者且萬人公陰

逆具師至如歸既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有大盜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往往屯聚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椎埋剽盜依以為淵藪公以方略禽獲募誘亡慮數百人增置巡邏水行陸宿坦如在郭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宥州城公程工賦裁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具數月徙亳州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神宗察公賢留勾當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安危大計 天子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 上喻以將用卿之漸耳母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除授日數十百人公各舉其職以訓丁寧深厚學者以為復見三代遺風 今天子為延安郡王其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 先帝特以屬公九月以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年六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葬于南豐從周鄉之源頭教在所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外謹嚴而內和裕

與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必
推揚其所長獎誘後進汲汲唯恐不逮其為政嚴
而不擾必去民疾苦而與所欲者未嘗按劾官吏
所泄至于今思之 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
矣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
勲累加輕車都尉母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
稽郡太夫人朱氏遂寧郡太夫人元配晁氏光祿
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
男三人綰瀛州防禦推官知揚州天長縣事綜瀛
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事綱右承務郎監常州
稅務二女蚤卒孫男六人哲志愈息憇憇假承
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無所好唯藏書至
二萬卷皆手自讎定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
百卷出處必與之俱既沒集其遺藁為元豐類藁
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衰天
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
其體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荆公介甫相繼而出
為學者所宗於是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
矣初光祿公歸家甚貧公竭力以養溫清旨甘無
一不如志者既孤奉太夫人如事光祿教養弟妹

曲有恩意四弟年宰布肇繼登進士第布肇以文學論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子固而位也於斯而壽止於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爲不亡矣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蓄彌彌發爲文章一世大驚哲人其萎邪說嗥吠公不聽瑩徑前無闕礙廢藥瘍扶昏剔瞶波濤法汙東入于海姬淪劉亡文弊辭靡引商召羽儼六駢四組綉芬葩不見粉米公於其間鷹揚虎視發揮奧雅揀斥浮累巍然高山爲衆仰止柘遲掾曹翔翔書府如鷲之鶚如薪之楚出貳于越究問疾苦屬歲大歉稼荒于畝興積干民發藏于庾既助既補裹糧含哺式歌式呼謂民父母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領目補葺剝弊庭不留訟獄無濫繫勞之來之鰥寡以遂公殿海服有命來覲帝曰汝賢母遠王室其代予言汝且輔弼五聖大典唯公紬繹百官正名唯公訓敕忠言嘉謨入則造膝公用不暨公志不卒偉望廣譽如星如日石可磷兮公名不沒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神道碑

富鄭公神道碑銘

富鄭公神道碑銘

蘇

軾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

真

宗

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

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旣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墻下遣其臣蕭英劉

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
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
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
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
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上為動色
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
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
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
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蓋亦不復隱其
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
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 上命御
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
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
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
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
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
公曰北朝忘 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
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
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
而人主任其阨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

身謀非國計也虜王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
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
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
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
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
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
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
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
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
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
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
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藉特補其缺耳非
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娶契丹周世宗復伐
取關南皆異代事 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求異代
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 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
有詞矣曰朕爲 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
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
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
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
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

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
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
歲幣之堅久也 本朝長公正出降齋送不過十
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
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
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
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
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
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
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
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
南得無悔乎公曰 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
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
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
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
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
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 太宗所擒豈復
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
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且使耶律仁先及
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

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上從之
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
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
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
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 真宗 仁宗之德而
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彌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
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
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
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
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
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
殊殊即以女妻之 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曰子
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
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
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等事
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
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
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
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
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

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
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
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器召還
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
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
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為朝廷羞後
使虜還者去虜中罷燕如公言 仁宗深悔之初
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
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
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勳
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
戰死而雍守勳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
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
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
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勳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
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
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勳男昭序
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
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
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 陛下意宰相

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贊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贊旣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然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見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駑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 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

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冬稱
僞將相來降補百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
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
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
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
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
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
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
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
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
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
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
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楚受命聞一羣再受
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
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辭曰增歲幣非
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
敢以死爭其敢受積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
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旣通好議者便
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

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
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
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
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
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
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
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肇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
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聖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
淹弼一變一契天下不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
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
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
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
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
當世之務十餘條條人自上河北邊十三策大略
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
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
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
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
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
二月詔冊元昊為遼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

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宋見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方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虜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宋見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隨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為罔上且誣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譏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譏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譏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饑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

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什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劔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 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

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讓禱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

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
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 眞宗以前不
輕以此授人 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
開此例終 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
相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 陛下初
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 神宗即位改鎮武寧
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
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
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
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
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具賜紹隆
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
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
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公旣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灾異皆天數非
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
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
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
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
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

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
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
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
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
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茲佞近忠良
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
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
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灾不難弭
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
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捨

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
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為戒八月
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
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
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
舉常平倉趙濟劾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
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
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
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

封韓國公致仕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二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 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 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尙老合上嘉公等勳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閣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

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
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
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
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
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
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
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
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
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
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
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
不勝則交結構扇干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
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
得也其為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
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
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
四卷青州賑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
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
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昞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
聞於世世以為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

享 神宗皇帝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
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
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
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
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 仁宗 英宗
至于 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
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
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
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
臣觀 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
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
能爲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
既畢上欲用公公遂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
者自耻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
及石介爲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
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 仁宗徐而察之盡
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 英宗 神宗之世公已
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
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
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

乎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其子
孫然後小人不致復議雍容進退卒為宗臣古人
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
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
嬉以殺為儼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
祖宗昇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
爾小忍無殘我民 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救其後
人帝命是承勿劓別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
與刑維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茅鴛
生萊公尺筆答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
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
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
鶴鴈降充其庭去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
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
水潦荐飢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
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
維正相我 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
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軼作
頌以配崧高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神道碑

趙清獻公神道碑

蘇軾

趙康靖公神道碑

蘇軾

趙清獻公神道碑

蘇軾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岷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為之文臣軾逮事 仁宗皇

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為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為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矣而 天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

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
皆為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
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廬州廬
江尉始家于衢遂為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
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
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
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
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
元年進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
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
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
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
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
方繫獄病瘵未漬公使醫療之得不瘦死會赦以
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
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弟處士孫處為
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
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
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
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為變或以告

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
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
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
幸京師號為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
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慮
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
言事雖切而人不厭 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
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公論
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
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
還為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如法
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
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為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
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充鞠
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
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罕適適以罷相而
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
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
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
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

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
即止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為之
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
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
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 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
未定中外訥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
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
得睦睦歲為杭市羊公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
而無茶地公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
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為不法
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
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為之一變
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
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
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煉出
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刑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
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
啓宋庠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
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
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

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
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
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
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
令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
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
法踈鑿贛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
此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
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
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
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
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
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
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
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
有不應法祭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
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
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
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
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皆免而募亦隨是昌

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
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
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旣死其爲從者
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
盡用法公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
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諶除轉運使
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 神宗
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
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願
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
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
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巨大
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謹不復無以慰
縉紳之望上納其說耶達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
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感激思奮直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
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
公議爲上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旣而司馬光
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
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

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
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
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
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
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
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
皆駢聚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佗州惡
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
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
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暴朝廷擇遣大
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
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
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
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
默爲經略而燕勞閉暇如佗日兵民晏然一日坐
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論之曰吾與汝年相若
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
戰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家計可也人
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劍州民李
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

逆告獄具公不界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
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
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遙聚
境上肆為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
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
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
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為歸老計
得越州吳越天飢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
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
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公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
人雖飢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
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
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埋祀杭人哀之公奏因
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為歲時獻
其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為表忠觀公年未
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
太子少保致仕時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
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
公侍祠不至屺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
間榮之屺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屺提舉浙

西常平以便其養屺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
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
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
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計聞天子輟
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
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
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岷終杭州
於潛縣令次即屺也今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
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己女在官
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
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旣
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
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
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蓄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
心之術脩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屺侍側
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
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
相韓琦嘗稱趙公眞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
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
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

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
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
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抗誅鋤強惡姦民
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
矣銘曰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
禾有聞黃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
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
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
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兼郭順子之清
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
之不幾於全乎

趙康靖公神道碑銘

蘇

軾

代張文
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
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時以
不聚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雖有絕人之材而
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
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
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爲常德是以四方人
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
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

曰師正文人言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
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
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
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
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
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賜太師中書令妣劉氏燕國
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韓國公妣季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
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

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
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宗旦
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
為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釀黃金以贈之
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授將作監丞通
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
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為
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
慶所為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為
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

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爲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爲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奭者挾持郡事肆爲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奭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將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賊且奏徙奭歙州一郡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建爲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爲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救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蔡州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入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吏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召修起居注

同修玉牒久

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而難於躡公
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
糾察在京刑獄遷 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句當
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
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
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後遂以爲例
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
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
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旦夕爲學士可少待也
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
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
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
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
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
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詎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
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
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爲河北轉運使職事
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鄭中錫爲諫官爭之
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中錫公
言陛下始面諭中錫母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

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

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剩員燒銀禁中
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
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
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仁
宗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重遂與執
政建宜立爲皇太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戶部侍
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
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
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
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爲諫
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
老而去者皆以聲聞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
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
置坐右以時省闕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
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
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
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
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行政特進六年正
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

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繼必
具以其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
所自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
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繼將作監主簿皆早亡
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
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
直郎嗣真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
男六人韓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為人樂易深中恢
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
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
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
陽脩躡公爲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
詔獄人莫敢爲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爲仇人所中
傷陛下本可以天下法爲人報仇上感悟脩以
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
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爲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
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
朝廷福張誥以贓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誥
終不表聞使人至海上勞問賜給之代馮浩爲鄆
州吏舉按浩復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

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為大略如此至於敦尚契舊羸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為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為請義不可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而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効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為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赤赤我宋以聖繼於穆仁宗如歲之春藉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尤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溫用之不懼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姦難不寔不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悅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耻而悛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去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